

· 特稿 ·

纪念张天民教授逝世 25 周年

本刊编辑部

张天民教授 1901 年农历 10 月初九出生在浙江永康。1923 年至 1940 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物理治疗科工作,当时该科聘请了美国物理治疗创始人、美国物理治疗学会第一任主席 Mary MacMillan,后者曾连续在协和医院工作 9 年,直至日本侵占北京。1940 年张天民教授只身奔赴抗日,辗转到达内地。先在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建立物理治疗科,担任教官,培训物理治疗人员。张教授当时就提出了“伤而不残,残而不废”的工作目标,具有强烈的康复理念。至今台湾一所重要医院康复医学部的小史中明确刊载此事。其后,张教授在成都、重庆、武汉工作。1949 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医院工作,1952 年卫生部批准他为物理治疗学副教授,成为全国本学科获此殊荣第一人。

张教授医术精湛,善于解决临床难题,曾救治无数伤病员。他积极传播专业知识,培养人才,诲人不倦。每在一地工作必留下旺盛的火种,成为坚定勤奋的学

科带头人。在同济医院遵照国家指示随同济医学院从上海迁往武汉建院期间,张教授满腔热情地与建筑设计、施工人员合作,找到当时(1952 年)美国物理医学与康复科设计方案,将住院部大楼的两翼大于 1 600 平方米的面积设置成为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两大部门,实为全国康复医学先导。后来虽因种种困难而未能全部如愿,而物理治疗部门确是完满先进。

张天民教授不幸于 1980 年 2 月 25 日逝世,留下发展事业的遗愿。

今年是张天民教授逝世 25 周年,我们深切地怀念他。让我们学习张教授强烈坚定的康复理念与顽强的奋斗精神,学习他处理临床难题的信念与技能,学习他培养人才诲人不倦的大师风度,学习他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宽广胸怀,将我国物理医学与康复事业推向更广、更强的高度。唯此,方能不负张天民教授的厚望,告慰张教授的在天之灵。

怀念恩师——张天民教授

唐德修

我的老师张天民教授是一位没有教授架子、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老教授。我在他的门下时间虽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崇敬形像。

记得是 1953 年的一天上午,我院副院长领着他来到我们理疗科,给我介绍说:这是我国从事理疗工作多年的张教授,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理疗科主任,现我院特聘他为顾问,每周来我院理疗科一次,有需要理疗的病人可请他会诊,吃完饭后再派车送他回去。从这以后,每周有一天上午,记得是星期三,他九点不到就到我科。我陪他会诊病人。张教授对每一个病人都仔细询问病情后,再详细进行检查,提出诊断和治疗意见,我记录好,并开出治疗单,张教授

过目后,同我一起送病人到治疗室治疗床前,他亲自指导治疗室技术人员进行治疗操作,并讲解治疗中应有的反应和注意事项,然后他才离开病人,再看下一个会诊。病人治疗 3~6 次或治疗后有反应,他还要进行随访检查,调整治疗。

病人少时,张教授主动介绍他从医的经验,教我们学习电诊断、手法按摩等。住院病人,临床科室请理疗科会诊,张教授总是要亲自到病床旁去会诊,会诊后与主治医师讨论诊断和治疗意见,然后由我书写会诊记录,通知病人到理疗科或由理疗科派人到病房床边治疗,第二天嘱我去随访,有什么问题用电话向他汇报。

每月医院都要我去为张教授领取 30 元津贴,由我交给他,但他却坚决推辞不要,说同济医院每月给他工资,已经包括他来华东医院作顾问的报酬了。我只好

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向他说明,这是给他来华东医院的车费补贴,他才肯收下,但他经常买一些书籍,送给我们科,鼓励我们学习。

1953 年夏天过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在我院举办一个理疗技士训练班,抽调上海各医院的理疗科或非理疗科的医士、护士 30 名来学习,训练 6 个月,由张教授主讲理疗学,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我院临床科医师讲各科疾病的临床知识,最后到上海几家大医院参观理疗科和实习。理疗学张教授编有讲义,临床各科知识有医士教材。学习结束有小结考试,发给每位学员结业证书。培训班结束后一段时间,张教授就辞去我院顾问之职,仍旧在同济医院理疗科任职。以后我去同济医院拜见过张教授几次,请教他一些理疗方面的问题。数十年过去,回忆向张教授学习的日子,似乎一如昨日。

张教授曾断断续续向我讲述他的过去。他原在北京协和医院任职,向外国物理治疗专家学习技术,自学外语和理疗专业的理论以及相关的基础医学如物理、生理等,日积月累,掌握了西方理疗的全面知识,尤其对短波电疗、中波电疗等高频电疗,紫外线,红外线,光热疗法,石蜡治疗,直流电疗、感应电疗等低频电疗,低频、直流电诊断,水疗,手法和机械按摩,运动治疗,支架和支具等的造诣甚深,并对理疗用作心理治疗的手段,有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他曾给我示范用强感应电和直流电治疗癔病性失语和瘫痪的立竿见影、一次治愈的效果;曾教我如何用手指插入外耳道,前臂放袖口式短波电疗电容式电极治疗中耳炎、用全副鼻窦电容式电极治疗全副鼻窦炎;科勒斯骨折如何做支架;偏瘫病人早期的康复治疗和后期的运动;膝关节功能障碍的自我训练;面瘫的早期电诊断;运动神经麻痹的电刺激治疗;肌肉萎缩和运动障碍的水疗;丹毒的强红斑量及带状疱疹的红斑量紫外线照射;全身光热治疗感冒等等。

日本侵占北平后,他只身展转到内地参加抗日医疗工作,先后转战在贵阳、成都、重庆、武汉,当时提出明确的具有康复理念的工作目标:伤而不残、残而不废,救治了无数伤员。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入上海中

美医院(同济医院的前身)理疗科工作。

张教授在上海解放后的家,我去拜访过几次。家里居室面积较小,生活较为清贫,完全呈现出一个过着简单基本生活的知识份子家庭的样子。张教授很乐观愉快,衣着简朴,食得清淡,教育子女严而有方,全家和谐。

张教授离开我们已 25 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地刻在我脑海中和心坎上。他平常不苟言笑,但谈到理疗专业技术上的问题,则眉飞色舞,判若两人。他说美国有一套理疗全书,英文名为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Physical Therapy, 1934 年出版,由三位从事理疗的教授主编,分三卷,第一卷是内科理疗,第二卷是外科理疗,第三卷为理疗技术。这三卷书均为活页装订的精装本,作者有几十位,每位作者编写的部份可随时修订,经主编审阅,印刷后卖给读者更换原来的那一部份,这样便于随时修正更新;如有新的章节要加进去,可在写好后寄给三位主编,同意后也可印好加进去。我听,印象很深。当时国内理疗书籍很少,也没有理疗刊物和理疗的学术活动,于是我常到国际书店和旧书店去看,有否张教授讲的这套理疗全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片旧书店的书架上安放着一套理疗全书。我记得当时花了人民币 10 元买下这三本厚厚的近三千页的英文理疗全书。这套书是张教授推荐给我的,给我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多年来,这三卷书一直伫立在我的书架上,见到它,就宛如见到了张教授。时不时地我会取下其中一章仔细阅读,此时便回忆起张教授当时给我讲话的情景,好像张教授就在我身边。这次我写这篇回忆时,我又将这三卷书从书架上取下,放在写字台上,默默地、良久地注视着它,禁不住双眼潸潸:张教授,您走得太早了,我多么希望您能带领我们写出一套更好的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理疗全书》。

张教授,您的学生们将永远铭记您的崇高的形像。

(2004 年 10 月 31 日于上海)

(收稿日期:2004-12-14)

(本文编辑:郭铁成)

本刊办刊方向:

立足现实;;关注前沿;;贴近读者;;追求卓越